

“610” 头目李东生落马 震惊中国大陆派出所

（明慧记者陈心宁澳洲布里斯本报道）近期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相继落马，其中包括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共“610 办公室”头目李东生。为了唤醒中国大陆警察的良知，不在中共的迫害运动中做替罪羊，海外法轮功学员自发向他们致电传真真相，许多警察听闻真相后觉醒，决定不再参与迫害。

澳洲法轮功学员贝妮近日向中国一些派出所拨打电话，起初警察们的态度不佳，但当贝妮说起李东生被双规的例子，警察们大受触动，认真聆听，并抄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（简称“追查国际”）的举报电话，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。

贝妮在电话中以 2013 年 8 月 12 日政法委出台的文件《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》为例，该文件中提到“法官、检察官、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。对于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查处。”这明显是针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来的。

李东生落马，其参与制造“天安门自焚”假新闻、为迫害法轮功铺路之事曝光。李东生被双规前，是中共“610 办公室”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，这两个头衔都是负责迫害法轮功的。他被抛出的罪名并不是普通的贪污腐败，而是严重的违法违纪。迫害法轮功，在国际上被定性为酷刑罪、群

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，和二战时的纳粹战犯同罪。

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警察，对方开始时大骂，但最后他留下了手机号码。贝妮接着回拨电话，这时对方说：“（刚才）是因为有监听，保护我们自己呀！我知道你的那位朋友是为了我好，他说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对。比如中共在历次运动中都会抛出替罪羊替他们抵罪等等。前两天就有个和我一样的警察被当了垫背，成了替罪羊。”

这名警察记录了法轮功学员提供的举报电话和传真号码，并且答应保护法轮功学员，他也表示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。◇

德国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的故事

【明慧网】2014 年 1 月 13 日，德国西部最大的地方报纸《鲁尔信息日报》报道了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全家的故事，文章的标题是“他非常担心他的朋友”。

报道说：这是一个和过去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崭新生活，来自中国的郭居峰在德国享受着自由，但他却非常担心遥远东方的朋友。他的朋友和他有着相同的信仰，但却一直在中国遭受着他曾经历的不幸。

文中说，郭居峰的故事始于 1995 年，那时他开始修炼法轮功，22 岁的他是一名大学生。这个让他身心受益的传统功法，却被中共认为是一种威胁。1999 年，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，但迫害却使法轮功在欧洲变得更出名。对郭居峰来说，这个功法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《鲁尔信息日报》介绍了郭先生因坚持修炼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。“四次”——这个电气工程师说，他被关押了四次。他在劳教所的经历非常恐怖，他谈到了“小号”，他还遭到了电棍迫害。他的女朋友，无论多



《鲁尔信息日报》报道郭居峰的故事

少人劝说，她都勇敢地和他在一起，2004 年他们结婚了。2008 年，作为电气工程师的他出差来到德国。这个年轻人说，那时正处于北京奥运会前期的迫害高峰。郭居峰最后决定留在德国。2009 年 6 月 22 日，他的全家团聚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。

文章说：在德国，郭先生敞开心扉，他积极学习语言，结交德国朋友，

他又拥有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和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但他无法忘记中国的朋友。他的朋友吕开利仍然被关押，他一直在努力为朋友寻求帮助。

事件背景：

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“真善忍”为根本指导，迄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。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。法轮功在海外获得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各国的褒奖 1600 多份，支持议案 300 多个，支持信函 1000 多封。

据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人权组织 IGMF 证实，吕开利是大连的一名工程师，从 2000 年去北京为法轮功呼吁开始，他辗转被关押在不同的劳教所，他被酷刑折磨，2006 年被判刑 10 年。开始他被关押在辽宁营口监狱，之后被劫持到盘锦监狱。在那里，他每天遭电棍酷刑几小时，遍体鳞伤。之后他身体腰椎骨折，双腿残疾，大小便失禁。2012 年 5 月，他被劫持到锦州监狱。在他瘫痪的四年中，家人曾 23 次去监狱看他，但是都没被允许和他见面。◇

认知疾病与生命的真相

【明慧网】以前，我总是追求如何使自己的体质更好，按科学营养方法摄取大量的富含钙、磷等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食物，但效果不理想，还是经常感冒，并要用各种方法对付失眠。

修炼法轮功以后，身体的各种症状不药而愈，连感冒也很少有了。睡眠好了，记忆力增强了，思维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智慧好像都被打开了，对一些艰深的医学古籍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对生命的真相有了真正的领悟。

人得病的根源是“业力”，是人做了不好的事所致。如果人能反思自己，改正过失，去掉致病的根本原因，打坐炼功，修心向善，真正去做好人，病才能被根除，并且能无药而愈！这才是“病”的真相。

人肉眼能看到的物质极其有限，看不见摸不着而客观存在的物质在浩瀚的宇宙中才是主体。比如，穴位

胡乃文医师，在台湾台北“上海同德堂国药号”行医几十载，治愈无数疑难顽疾，曾治愈全世界第五例面部黑色素恶性肿瘤患者。他的医德和医术有口皆碑，很多人慕名远道而来。

他在著名的美国斯坦福研究院（SRI）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尖端研究十余年，后来潜心于古老的东方医学。

人怎么能活得久，活得好？这是医学的永恒命题，也是胡乃文先生孜孜以求的研究方向。



与经络，肉眼看不到，西医解剖也看不到，可我们的祖先却通过修炼发现和记录了准确的经络图，现代科技也印证了其准确性。

通过一亿法轮功学员的实践，可以看到修炼与健康的关系。1998年，北京、武汉、大连、广东等地医学界人士对当地炼功点的35000名法轮

功学员进行了医学调查，结果显示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8%。

科学的精神应是“用已知去探索未知”，而不是“用已知否定未知”。如果被实证科学所限，被“眼见为实”的观念所障，错失真正使自己身心健康和升华的机会，实在是可惜！◇



修心向善 跟前夫一家和睦相处

都不让我要孩子，说带着孩子不好再婚，而且是男孩，将来负担重。我没有那样做，我想：我不仅要养活好孩子，还得教育好他，让他长大了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好人。

至于钱呢？他不给我，我也不向他要。因为我在银行工作，收入足以养活我们俩。况且修炼人也不讲奢侈，也不跟谁攀比。

别人都说我太傻了，有人告诉我，不要和他家来往，不让他们接孩子，也不让看孩子。我也没有那样做。修炼人心中不应该有恨，要大度。

家里缺了一口人，我也没觉得损失了什么。我身体非常好，以前有头痛病、颈椎病，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都好了。家里被我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刚离婚时，前夫的家人看见我很不自然，要接孩子也是小心翼翼地提出来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发现我对他们还和以前一样，都放心了，对待我比以前还好。他们每隔一两周接一次孩子，送回来时带回很多食品、水果等。

公公每周一都风雨无阻地到我单位送一大兜子吃的东西，几乎一周都吃不完。同事很羡慕，每到周一就提醒：你公公又要来了。修炼人得为别人着想，我不让公公再送了，他却说：等孩子18岁成年后再不送吧。我很受感动。公公从未把我当外人，总是跟别人说：我大儿媳妇可好了！我也在他们生日、年节时送去礼物。

前夫看到我不与他计较，也不恨他，很受感动，每月开车到我单位送2000元钱给儿子做生活费。有时我们还就教育孩子的问题进行沟通。

如果不学法轮大法，我是做不到的。现在，我自己带着孩子已经生活了8年，家庭和美，工作顺利。单位领导很重视我，对我的信仰很尊重。本来我是写经营活动分析的，结果行长让全行的大材料都由我执笔，连续五任行长都是如此。儿子很聪明懂事，身心健康，一直没在外面补过课，学习还挺好。（文／大陆大法弟子 迎春）◇

【明慧网】我和前夫是大学同学，结婚八年感情一直很好，突然有一天，他说要离婚（我当时不知道他有外遇了），“理由”是当时一个保险公司老板出事入狱，牵连到了我父亲，他怕此事影响到他的仕途，态度很坚决。我一看没有办法，只能离了。

我们结婚时，他家条件不如我家，因此房子等很多物品都是我家给的。而且他的脾气很急，我的脾气很柔和。亲朋好友都认为我太吃亏了，纷纷出主意让我去组织部告他，让他当不上官，有的让我多管他要钱。我都一笑了之。因为当时我已修炼法轮大法五年了，师父告诉我们要用善的一面去处理问题。

我平静地离了婚，自己带着孩子（他不要），当时孩子才三岁。别人

四川五马坪监狱仍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

【明慧网】五马坪监狱是四川省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基地，现迁住乐山市郊外，目前仍在利用残暴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全监狱原有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共六个监区。这些监区全部用杀人犯、吸毒犯、抢劫犯等等一些凶残、好用暴力的人进入“严管组”当监管人员、当组长、当“包夹”人员。所谓“包夹”，即一天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监控法轮功学员，配合、协助恶警用种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暴力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即所谓“转化”。

实施的种种酷刑与迫害手段

铐：戴手铐、上脚镣。

冻：身穿单衣单裤强迫坐地下冻，站在积雪的坝子里冻。

晒：三伏天，强迫面向太阳暴晒，名曰“当向日葵”，有的晒的全身脱皮。

饿：每顿只给一两粮的米饭，泡在汤里，三寸长的筷子，手都握不稳，限 20 秒吃完，称之为吃“反省粮”。

剥夺睡眠：一天只能睡 1-2 小时，这是很普遍的。



酷刑示意图：手铐脚镣、电击



电击全身，名曰“理疗”。在入监队，坚定信仰法轮大法拒绝“转化”者，就遭受王姓教导员外号“王眼镜”在办公室里进行的所谓“理疗”：即全身赤裸，用高压电棍电击全身。法轮功学员罗庆生、廖邦贵多次遭此残酷的电击“理疗”。

入监队恶警张正林，是打人、骂人的“高手”，一提此人，令人心惊肉跳。

“五步半”：即以一只脚掌长度为一步、连量五步半定点，叫人双脚叉开五步半的距离固定站立，双手不

能支撑身体（还有六步半）。

“三锅桩”：即双脚分开呈 60 度，头触地，双手反背。前些年，还用坚硬的碎石放在头触地的地方，使头皮磨烂、化脓。

“爬壁虎”：双手上举分开，用手铐固定站立。

“观裸体”：被羞辱者脱光衣服，恶警组织犯人参观裸体。以此摧毁法轮功学员的精神、践踏尊严。

“地环”：原七监区球场边上有一排排固定铐人的地环。

药物摧残：二零一一年八月，在七监区，法轮功学员罗庆生坚定信仰，历经十个多月的酷刑折磨，体重由一百多斤变成五、六十斤。罗庆生被强行送医院，双手双脚捆在床上，几个犯人轮换看守输液。输液两天后，原本还能走动，一下变得无法行走。一星期，送回监区，罗庆生完全失去行走能力，很长时间以后才慢慢恢复。

利诱犯人再犯罪

监狱规定：犯人“包夹”“转化”一个法轮功学员，减刑一个月，还被评得表扬、评“劳动积极分子”，加分，减刑，促使当“包夹”的犯人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只要能“转化”，什么毒招都用。

五马坪监狱恶人：监狱长祝伟、副监狱长袁定洪、黄书记、教科骆江涛

四监区：肖区长、王教导

七监区：张键监区长

四川省迫害简讯

◎四川省新津县洗脑班人员进行年关恐吓、骚扰

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午，成都市“610”成员、新津县洗脑班头目之一包小牧、彭州市“610”成员范泽俊、致和镇“610”头目冀会田，闯到法轮功学员熊辉义家骚扰、恐吓。这是他们今年第三次骚扰熊辉义一家人了，还伪善地说成是“过年来探望”。

二零一三年八月，熊辉义被他们绑架到新津县洗脑班，遭受了五十五天的折磨。最后熊辉义被迫害生命垂危，“610”洗脑班成员不得已把他送回家。

◎四川省南充市证券公司职员叶健被非法批捕

四川南充市证券公司职员法轮

功学员叶健已被迫害七个多月，仍被非法关押在南部县看守所。

叶健，任南充经营部南部县营业部主任，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，被南部县国保的不法警察绑架，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被非法批捕。二零一三年十二月，检察院将构陷材料，已退给公安一次，半月前，公安仍不死心，又将构陷材料送到南充市南部县检察院。

◎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施春学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

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法轮功学员施春学，女，50 多岁，于二零一四年元月五日上午九点钟左右，在大英县万福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，被人恶意举报，现被非法关押在遂宁市永兴镇遂宁市看守所。◇

●●● 无神论：共产幽灵的面具 ●●●

【明慧网】罗马尼亚知名基督教牧师兼作家理查德·沃姆布兰德，在其名作《马克思和撒旦》一书中，引述了前苏共报纸《莫斯科晚报》的一段话：“我们不是同信徒们作战，甚至不是同宗教神职人员们作战……，我们是同上帝作战——抢夺他的信徒。”

显然，苏共承认了上帝的存在。而共产党对外一直宣称持“无神论”立场。历史资料显示，共产党此举是为了掩盖其真实面目。

(一)

在共产党纲领性文件《共产党宣言》中，马克思在开篇即说：“1848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”德文幽灵“Gespenst”一词也是“魔鬼”的意思。不少人公开提出质疑：共产党为什么用“幽灵”来形容自己呢？这个称谓很“巧合”地同马克思的自述有着相同的来源。

1837年，19岁的马克思将一本诗集给父亲作生日礼物。其中，在《面色苍白的少女》一诗中，马克思写道：

因此，我已失去天堂，
对此我非常清楚。
我的灵魂，过去忠实于上帝，
现在被选中奉献给地狱。

据《马克思和撒旦》一书披露，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，高中毕业时，他的“宗教知识”课程结业证书中，教师评语说：“他对基督教的信念及道德规范的知识相当清晰和扎实。”

然而，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中，“毁灭”一词被重复用了六次，他因此在同学中获得了绰号“毁灭”。获得高中文凭不久，他开始自大而激昂地反宗教，“一个新马克思出现了。”

在《绝望者的祷告》中，他写道：

我要高傲地实施我的复仇，
针对那个高踞为主的上帝。

他在《演奏者》一诗中说：

我的心被施了魔法，我的知觉一片混乱，同撒旦，我已达成了协议。

撒旦签了契约，并为我打着音乐节拍，我快速而随心所欲地演奏着死亡进行曲。



话剧《浮士德》中的恶魔梅斐斯特（右）。自称“与魔鬼撒旦签了约”的马克思，喜欢复述恶魔梅斐斯特的话：“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。”



马克思死后葬身伦敦高门墓地（撒旦教活动中心），其撒旦教徒身份再被关注。

在西方文化中，撒旦通常被称作“魔鬼撒旦”、“恶魔”。显然，马克思承认有上帝的存在，还承认有魔鬼和地狱。马克思仇恨上帝，是因为被魔鬼撒旦选中，要向上帝复仇。

(二)

恩格斯在认识马克思不久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一个来自Trier（马克思的故乡）皮肤黝黑的家伙，一个典型的怪物……他疯狂地胡言乱语，似欲将高高在上的天幕扯到地上。他大张双臂伸向空中，挥舞着令人讨厌的拳头。他发狂般地咆哮，好像被一万个魔鬼捉住了脑袋。”

《马克思与撒旦》一书披露，恩格斯青年时期也是基督徒，曾写下不少赞颂上帝的诗篇。在读了德国的“神学自由主义者”布鲁诺·鲍威尔的一本书后，恩格斯开始对基督信仰产生怀疑，他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。恩格斯写道：“我每天祈祷，确实几乎是每天祈祷，希望找到真理，自从我开始有了怀疑后，我一直这么做，但还是感到无法回头了。写下这些话的同时，我泪如泉涌。”恩格斯最终没有返回到对上帝的信仰中去，而是与被他称为“被一万个魔捉住脑袋（万魔附体）”的马克思联手了。

布鲁诺·鲍威尔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最初也是一名基督徒，但后来成了圣经的激进批判者。在给朋友阿尔诺德·卢格（此人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）的信中，鲍威尔披露了

自己被魔鬼附体之事：

“在大学里，我都是当着大批的听众做演讲的。当我站在讲坛上嘴里吐出亵渎神明之辞时，我都不认识自己……。不管怎样，这是一个非常坏的魔鬼，每当我登上讲坛，它就附上我，而我太弱，不得不屈服于它……只有当我作为教授，被授权公开宣讲无神论时，控制我并让我亵渎神明的那个魔鬼才会满足。”

1837年3月2日，马克思的父亲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：“只有你的心仍保持纯洁，且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地跳动，并且没有鬼魔邪灵能使你丧失良知善念——这样我才能感到幸福……”《卡尔·马克思》的作者弗兰兹·默林写道：“在马克思20岁生日后数天，他的父亲去世，不过他的父亲似乎已隐隐地觉察到，他喜爱的儿子已受制于魔鬼的摆布……”

(三)

《马克思与撒旦》一书特别提到，法国著名哲学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·加缪曾在《反叛者》一书中提到：有30卷马克思-恩格斯著作，前苏联官方一直不出版。马克思学院（位于莫斯科）副院长柴德洛夫证实说：100卷马恩著作中只出版了13卷。书中提到，马克思大部分的观点被故意隐瞒了。

马克思死后被葬在高门墓地，那里是英国的“撒旦教活动中心”。

（文/思容）◇